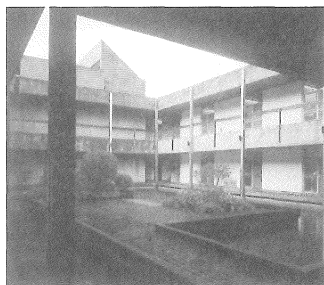


# 退而結網

## 辛其氏

香港作家，其作品英譯於1987年首次在《譯叢》發表。



中國文化研究所庭園。

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，早年沿山麓散佈著一座座灰泥建築，從色調到外觀，都沉鬱板正，沒有甚麼特色。建校以來，也許是資源問題，也許是識見問題，總欠缺整體規劃，白浪費一個臨水的好山頭。近十年好一點，站在崇基校園火車站附近往上望，疏落的樹叢間逐漸顯現幾座不單純是灰色的建築物，雖然多一點顏色，但仍談不上有自己的風格，一種標誌著人文科學精神的風格。有時候忽發奇想，如果一開始就請優於結合環境與功能的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，為大學設計發展藍圖，校園面貌一定和諧、有趣，品味高得多。

在這許多灰泥結構裏，中國文化研究所算是比較有特色的早年建築。矮矮兩層樓房，正門地下穿過小門廳，是一個帶有日式風味的露天庭院，四邊迴廊圍著一個方正的魚池，上百條錦鯉在日影或蔭涼處停息穿梭。沿著左右兩邊迴廊，可通往文物館。文物館多年前雖然另開一個側門，面向中央道，但我還是喜歡先經過庭院，再穿過正門到裏面參觀，尤其下午在並無片瓦遮頭的中大校園曝曬之後，躲進迴廊，靜觀游魚，在光影的明暗變化裏，只覺閒適恬淡，若還有親炙古人的興致，再一步踏進陳列文物藝術的展館，教人忘我忘形，甚至忘記上班時間是常有的事。

中國文化研究所庭院連文物館的整個佈局，是中大的校園少有最含文化意蘊的地方。初來的時候，有一段長時間，辦公室就在附近，午飯後散步到研究所看魚，成了刻板生涯的潤滑調劑。研究所進門處一個小門廳，酸枝坐椅茶几貼牆立著，有時相約同事見面，就在這小門廳裏話家常；八仙桌旁靠牆還有一列書櫃，全放著翻譯研究中心歷年出版的譯作，我這才知道翻譯研究中心就在這樓上。那二樓迴廊，我曾經到過，倚在欄邊臨池羨魚，沒怎麼留意人家辦事的地方，原來出版《譯叢》和編譯一系列中國文學作品的總部，就在充滿文化氣息的庭院內佔了二樓幾個房間，深藏不露，退而結網。

因為少有公事聯繫，我從沒跟翻譯研究中心打交道，但它的出版成果，我倒是隔不多久就可以在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門廳裏見到，八仙桌旁的書櫃中，它們排列得整整齊齊，坐在酸枝椅上一目了然。中國改革開放以後，文學氣氛比較濃厚，研究中心在編譯大學官方刊物《譯叢》以外，亦系統地以叢書的形式，大量翻譯內地和本地的文學作品。這一系列出版物的封面設計，包括主題、設色、開度，都有別於《譯叢》，在嚴肅的學術格調中透著一份典雅與輕靈。而當我看到《素葉》朋友西西寫的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譯本，端正地放在門廳的書櫃裏頭，更有種莫名的親切感，也許在辦公的校園內，忽然看見朋友的名字和那封面上幾尾活潑的游魚，心裏禁不住就樂開了。

我與翻譯研究中心在公事上雖然沒怎麼來往，但私底下倒與孔慧怡博士有過片言隻字的因緣。一次為支持陸離「保衛偏旁」理念的堅持與熱誠，受她所託，曾跟孔博士通過電話；另一次卻是有人想訪問我，請孔博士幫忙聯絡，她寄來一個短訊，大意是知道我怕見生人，已初步告訴對方，我



中國文化研究所門廳裏的書櫃。

對訪問的興趣可能不大，並寫下電話號碼，好讓我改變主意時能夠聯繫，她的周到我一直記在心裏。

給人怕生的印象，想必因為多年前曾經缺席翻譯研究中心的一個酒會，一來我不太習慣這樣的場合，二來那時候我的頭腦有點迂，不大愛在校園「拋頭露面」，閒時塗鴉也不好意思讓同事知道。前些時在住家樓下的平台花園，見過一個黃口小兒，央大人玩捉迷藏，只見他緊張兮兮地藏頭露尾，東躲西匿，但大人自顧自談天講電話，無人重視他的兒戲，他怏怏然從暗角跑出來，一轉眼就沒事人似的加入踢球的群戲去了。此情此景，忽然開竅，明白現今這世道，人只關注自身的事情，你是龍是蛇，壓根兒沒有興趣知道，我該向那小兒學習，戒掉一點「迂」。

月前接翻譯研究中心一封邀稿公函，上有孔博士附筆，想到她的禮貌周周和曾為我婉拒訪問的那份體貼，不惜猶抱琵琶半遮面，執筆為《譯叢》創刊三十周年賀，並藉此向翻譯過拙作的各方高人君子：Don J. Cohn、D.E. Pollard、Cathy Poon 致意。✧

辛其氏